伯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伯　姑

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譯

默然者已受請佛告婆羅門汝勿繫心家業佛已語竟復觀看隨其所堪而為說法說令世後世悉現令知於功德中復已受持精懃脩已如來即雨法雨法雨已佛即從座而起還向本處是時婆羅門即集兒子孫息喚汝等輩我先請佛三月安居不得一日供設我今以三月供限并設明日語竟即饌辦飲食晝夜料理至旦掃灑家內清淨即以塗香燒香華鬘瓔珞懸繒幡蓋施敷牀席皆悉精麗種種供養備具辦已來到佛所白佛言世尊飲食已辦時令至矣尒時如來與比丘僧圍遶而去是故律本所說佛往至婆羅門家到已與諸比丘共坐是時婆羅門供設佛及比丘僧比丘僧中佛為上座極美者無上味以手者自手與食令飽飽者言滿足亦言快意却者言止止有三種何謂為三一者以手二者以眼三者以口食

欲竟此亦易解婆羅門以三衣施佛

三一者以手二者以眼三者以口食

欲竟此亦易解婆羅門以三衣施佛
三袈裟直金錢三千又施五百衆僧
白氎各一雙合直金錢五十万婆羅
門雖作如是施已心猶未止復更施
絳欽婆羅一張又鉢兜鄰波咜漢言鞘也佛
與比丘截斷欽婆羅各作襌帶及鉢
囊攀又斷烈鉢兜鄰波咜作瞀纏漉
水囊二種復有百煎藥膏滿一器直
金錢一千以供衆僧塗身法師曰布
施沙門者法止四種不與世人同今
已脩足律本所說布施三衣不及四
種我今故演耳於是婆羅門作此施
已與眷屬俱頭面礼佛及比丘僧却
坐一面尒時世尊作是念言此婆羅
門及其眷屬請我夏坐三月之中為
魔所嬈未聞法要我今以其三月未
聽法故幷為一日敷演解說甘露法
味令其眷屬各得飽滿佛為婆羅門
說法竟即起出門欲向餘國於是婆
羅門及其眷屬各各頭面著地為佛
作礼流淚而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
時復一來與我相見使不恨耳尒時
世尊於蘭若中停三日入佛境界觀

諸比丘九十日中日食馬麦身體羸

聞復一[illegible]

世尊於蘭若中停三日入佛境界觀

諸比丘九十日中日食馬麦身體羸
瘦不堪遠涉直路而去到須離國從
須離去取波夜伽處到已即渡大江
渡已便向婆羅㮈私國到已從此而
去到毗舍離城是時世尊便於摩呵
句咤羅精舍而住法師曰律毗婆沙
名善具足毗蘭若因緣竟迦蘭陁品
此毗婆沙義味具足不雜他法分別
戒相於律中因緣根本所說甚為難
解此毗婆沙善能分別一切律藏無
有障㝵故名具足

世間中尊王　哀愍衆生故　今說毗尼藏
令衆生調伏　亦將衆善行　滅除諸惡法

尒時毗舍離城如是次第易可解耳
若有深奥不可解者我當為說迦蘭
陁者是山鼠名時毗舍離王將諸伎
女入山遊戲王時疲倦眠一樹下伎女
左右四散走戲時樹下窟中有大毒
虵聞王酒氣出欲螫王樹上有鼠從
上来下鳴喚覺王虵即還縮王覺已
復眠虵又更出而欲螫王鼠復鳴喚
下来覺王王起已見樹下窟中大毒
虵即生驚怖四顧求諸伎女又復不

見王自念言我今復活由鼠之恩 王

虵即生驚怖四顧求諸伎女又復不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四丈　姑
見王自念言我今復活由鼠之恩王
便思惟欲報鼠恩時山邊有村王即
命村中自今以後我之祿限悉迴供
鼠因此鼠故即号此村名為迦蘭
陁村迦蘭陁子者是時村中有一長
者有金錢四十億王即賜長者位因
村名故号迦蘭陁長者法師問曰長
者獨名迦蘭陁餘人亦尒荅曰悉名
迦蘭陁律本所說須提𨚗者是迦蘭
陁長者子多知識知識者苦樂共同
時有因緣往毗舍離因緣者尋覔負
債人復有法師言九月九日國人大
集遊戲以是之故須提𨚗往觀看尒
時世尊九月前十五日至毗舍離見
者問何謂為見荅曰須提𨚗清旦食
竟見諸人偏袒右肩賷持種種華香
往至佛所欲供養聽法從城門出須
提𨚗見已而問咄善人何處去耶荅
言今往佛所供養聽法須提𨚗曰善
哉我亦隨去尒時世尊四衆圍遶以梵
音聲為衆說法須提𨚗到已見佛為
大衆說法故律本名為見法師曰此
是須提𨚗往昔福因令其欲悟須提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五丈　姑
𨚗心自念言云何因緣得入聽法何

是須提鞞往昔福因令其發悟須提
鞞心自念言云何因緣得入聽法何

以故四衆圍遶至心聽法不可移動
難得入故是時迦蘭陀子須提鞞漸
近衆邊問曰何不入衆荅曰為後到
故是以近衆邊坐律本所說迦蘭陀
子須提鞞往到衆所坐一處已迦蘭
陀子須提鞞而作是念問曰坐已作
是念為聞法已作是念荅曰聞佛讚
嘆戒定慧已作是念問曰念何等荅
曰當作是念佛一一分別說法我已
知反覆思惟戒定慧中義理一味作
是念我在家修戒定慧梵行一日得
過者其事甚難不宜在家如磨琢者
問曰何謂磨琢荅曰如人磨琢極能
白淨在家修如琢者亦甚難得我今
云何得剃除鬚髮被袈裟衣而修梵行
我得出有為家入無為家問曰何謂
有為家無為家荅曰有為家者耕田
種殖販貨種種事業無為家者無諸
事業寂然無欲是名出有為家入無
為家衆起未久往到佛所者須提鞞
衆未起時往到佛所不求出家何以
故若求出家者兄弟眷屬在坐聽法

當作留難而作是言父母唯汝一子

故若求出家者兄弟眷屬在坐聽法
當作留難而作是言父母唯汝一子

若求出家誰當侍養作是語已必提
將還則作我出家艱難須提鄰與衆
俱退行至數步方便而還往到佛所
便求出家是故律本說衆起未久須
提鄰往到佛所唯願世尊從羅睺出
家之後父母不聽出家佛不得度是
故佛問須提鄰汝父母聽汝出家不
法師曰此句次第易解自當知應作
已訖者須提鄰心樂出家於遊戲處
心不染著於諸債主得與不得怨怨
而還次第易解阿摩多多者漢言阿摩是母
多多者言父也汝者易解一子者唯汝一子無
兄弟法師曰父母何以作是言為念
故住在歡樂者從小至大不經辛苦
自初生時乳母抱養遂及長大百味
飲食恒相給卹車馬出入脚不踐地是
名住在歡樂父告須提鄰汝小苦亦
不知不知者一苦破作十分於一
分苦汝亦未經知我至死不與汝別
離者父母言我生世若汝死亦不棄
捨況今生別無有此理即於此中卧
地上者言無氊席而卧地上供養者

問曰云何為供養荅曰男女妓樂琴

捨況今生別無有此理即於此臥
地上者言無氈席而臥地上供養者
問曰云何為供養荅曰男女妓樂琴
瑟簫笛箜篌琵琶種種音聲與諸知
識而娛樂之諸知識人方便慰喻令
其心退於五欲中食問曰何謂為食
荅曰食者自己身與婦於五欲中共
相娛樂復作功德者言供佛法僧得
種種布施修治善道者作功德默然
而住者父母種種教化令其心息如
是父母反覆至三執志不轉父母喚
須提鄰知識而言曰此卿等知識今
臥在地上我已三請永不肯起卿等
為我令止出家於是請知識往至須
提鄰所三過作如是言知識卿父母
唯卿一子若必出家父母年老誰當
供養卿出家者愁憂憔悴致死無疑
於卿何益卿豪貴出家者捉瓦器乞
食或麁或惡或得或不得日復一食
而復獨眠若修習梵行此法甚難如
是種種方便永無退心諸知識議言
今當聽其出家即往須提鄰父母所
勸放出家聽已是故律本說迦蘭陀
子須提鄰知識往至父母所知識向
須提鄰言卿父母已聽卿出家須提
鄰即從地而起歡喜踊躍須提鄰 七

須提那言卿父母已聽卿出家須提
那即從地而起歡喜踊躍須提那七
日不食身體羸瘦父母以香湯洗浴
以油塗身洗梳頭鬚作種種飲食餚
餚三四日中體力平復於是須提那
礼父母於是流淚與別往到佛所唯

願世尊度我出家者問曰為是如来
度為衆僧度荅曰比丘度是時世尊
邊有一乞食比丘佛告乞食比丘汝
可度須提那出家與具足戒比丘荅
善哉世尊即取須提那度為沙門
即字尊與比丘與具足戒是故律本
說是時須提那於佛所得出家已受
具足戒受頭陁法頭陁者漢言抖擻
煩惱塵垢受者言行阿蘭若者棄捨
聚落房舍住阿蘭若處乞食乞食者
不受長利養棄捨十四食受糞掃衣
者不受擅越衣次第乞食者不越次
拔闍村者拔闍王村財寶無量財者
朝宾受用寶者恒覆藏不令人見無
量者過數飲食豊饒者日日恒有盈
長飲食料理房舍者并當牀席卷疊
覆蔽賣六十大銀盤者一盤堪十人
食合供六百衆僧飲食食者取也問

曰何謂為取荅曰取四大力迴與者捨

食合供六百衆僧飲食食者取也問
曰何謂為取答曰取四大力迴與者捨

與衆僧心不戀慕自入乞食家中婢
將經宿殘飯不中食出外擲棄經宿
或一二夜飯酢臭問曰為是粳米為
是粟米答曰粟飯也大姉者出家人
不得喚為婢故喚姉擲我鉢中問曰
出家人得作是語不答曰得何以故
主人棄薄故如此棄擲之物亦可得
言將與我內置我鉢法師曰有一比
丘乞食見人擔殘宿飯欲擲棄比丘
言若必棄者置與我鉢是比丘佛所
讚嘆問曰唯飯一種得餘物亦得答
曰一切擲棄之物皆得索取勿生狐
疑手足者乞食下鉢受食露手至腕
足者從踝上四指音聲者須提鄰喚
時得聞聲憶識其三相佛成道十二
年後須提鄰出家須提鄰在他國八
年學道八年後還迦蘭陀村佛成道
已二十年須提鄰到家已經八年婢
是故不識入白大家言者問曰何不
即問而入白大家答曰婢見畏難故
不敢輙問是故忩忩入白者審尒者
諦牆邊而食者尒時村中家家各於

牆邊作小屋貯水漿擬乞食人止息

諦牆邊而食者介時村中家家各於
牆邊作小屋貯水漿擬乞食人止息

所須隨意是故律本說出門外於牆
邊而食何勿人者父問須提鄰何勿
人於牆邊食此殘宿飯出家人不應
如此食此宿飯父向須提鄰言汝在
家時餚饍飲食於中嫌呵或言麁惡
冷熱不調汝今食此殘宿飯如食甘
露無有惡言法師曰須提鄰父應作
是語但父心中逼切不得申如此語
師師相承作如是解捉手俱共還家
者問曰何以與白衣捉手還家
答曰須提鄰為人至孝父既捉手不
違父命俱共還家受請默然而住者
問曰須提鄰受上乞食法何以受父
請答曰須提鄰當作是念離家既久
若不受檀越請者檀越當生惡心以
哀愍故為受一請受者令知金銀聚
者問曰為錠為砕答曰錢人者亦不
長不短於後施繚者疑靜處遶四周
安繚晨朝著衣鉢者應請也問曰何
不待檀越来報而自往耶答曰已報
律中不說母者能生他為義母物者
從外家隨母来是朝寘洗浴用直餘

我先躬汝母物限復未出我物未出

從外家隨母来是朝寅洗浴用直餘
我先躬汝母物限復未出我物未出
汝祖父母物亦未出未出者言財物
無量汝可還俗者父語須提那汝可
捨棄出家衣服還俗著好衣服受五
慾樂汝出家非畏王使故出家非負
債出家不能復俗者須提那語檀越
我極樂梵行我於復俗心無貪著願
檀越勿有所恠須提那語檀越我有
所白願勿瞋責父荅善哉善哉者父
聞須提那作是語心中歡喜故讃善
哉取麻布作大囊以金銀内裏堅縛
囊口十餘車載至大江中深處棄之
為此因緣者須提那語辝用寶何為
緣此寶故能起諸煩惱水火盜賊患
從斯生毛竪者或有國王見寶物多
便来求索或有盜賊而来劫奪或為
水火之焚飄深思惟此巳舉身震慄
毛為之竪日夜守護者未瞑時便處
分前後布置人力持時卓還開閉門
户極令堅密勿使劫盜得入恐家所
伺故名守護喚新婦者須提那父種
種方便令須提那還俗子無從意故
喚新婦言唯汝先相愛念能令其心
迴何以故一切財寶猶不能壞唯有

㘞新婦言唯汝先相愛念能令其心
廻何以故一切財寶猶不能壞唯有

女人能令人廻轉天上玉女端正若為
者此是新婦問須提那辭新婦所以
見諸剎利及諸貴姓捨諸財寶及宮
殿妻子眷屬意謂諸種姓悉皆為求
天玉女故而脩梵行不為天女者不
求天女新婦聞須提那以妹相荅白
謂先夫婦共牀寢息今喚為妹即是
共父母生之義故生大苦惱悶絶躃
地勿卑惱者莫以財寶及女欲卑或
我心可留續種者父母語須提那願
汝恒修梵行於虛空中而入涅槃願
汝留一子以續種姓勿令財寶空失
無有主領我等死亡必入梨車毗王
庫藏故請求續種耳須提那荅此事
甚易我能為之問曰何以須提那作
是言須提那心生念言若我不與種
者終不置我日夜惱我我若與子令其
心息不復嬈我我因此故得安住道
門修習梵行月華者月生水華此是
血名女女人法欲懷胎時於兒胞處
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血出若血
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

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譬

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

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譬
如田家耕治調熟然大過水以穀下中
槃浮水上流出四面何以故水大槃不
著泥故不成根株女人亦復如是若血
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捉婦辟者
此是抱將入深處共為欲事尒時佛
於菩提樹下二十年中未為諸弟子結
戒諸弟子既新涉學故佛未為制戒須
提那不知罪相謂之無罪若須提那
以知罪相者乃可沒命何敢有犯三
行不淨者三過捉婦共作不淨行不
淨故而便有胎法師曰有與無答曰
有何謂有一者身相摩二者取衣三
者下精四者手摩臍下五者見六者
聲七者香以此七事女人懷胎問曰
何謂為摩細滑消女人月水生時婦
樂男子若男子以身摩其一一身分
即生貪著而便懷胎此是相摩懷
胎問曰何謂取衣答曰如優陀夷比
丘與婦俱共出家分別久優陀夷往到
比丘尼所兩情欲愛不止各相發聞
欲精出汙優陀夷衣以衣與比丘尼
比丘尼得已便舐之復取內安根中

即便懷胎有女人華水生時卑男子

比丘尼得已便舐之復取內女根中

即便懷胎有女人華水生時魚吞男子
衣是名取衣問曰何謂為下精答曰如
鹿子道士母往昔有一鹿母行次第
至一道士處道士小便有精氣俱下
鹿母時正華水生嗅看小便汁欲心
著而欲飲遂懷胎生鹿子道士是名
下精摩臍下者如睒菩薩父母欲盲
天帝釋遙知下來至其所而言宜合
陰陽當生兒夫婦既悉出家為道答
言我等已出家法不得如此帝釋復
言若不合陰陽可以手摩臍下即隨
言便懷胎而生睒是名手摩臍下閱
陀婆耶與梯陀鉢殊多二人亦如是
生問曰何謂為見答曰有一女月華
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
為志辟如王宮綵女亦復如是即便
懷胎是名見問曰何謂為聲答曰辟
如白鷺鳥悉是雌無雄到春時陽氣
如布雷鳴雌但一心聞聲便懷胎雞
亦有時如此但聞雄聲亦懷胎是名
聲問曰何謂為香答曰如秦牛母但
嗅植氣而懷子是名香須提鄰不如
此實行不淨法男女欲色俱合便誕

生三事悉合然後生子須提鄰如是

此實行不淨法男女欲色俱合便詭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十五丈　姑

生三事悉合然後生子須提那如是
是時地神見須提那行不淨法即大
叫喚一切作諸惡法無人不知初作
者護身神見次知他心天人知如此
之人天神俱見是故天叫喚展轉相
承傳至于梵天者置無色界餘者悉
聞知時子漸漸長大與母俱共出家
者續種年八歲與續種母出家母依
比丘尼續種依比丘僧各得善知識
是故律本說即共出家次第得阿羅
漢果即生悔心者前既作不淨行故
恒日夜生悔心於利我不得利者於
佛法中修習梵行得三達智我不得
此利是名於利我不得此利我得惡
利者餘人出家得善利我不得善利
得惡利梵行者摠持戒定慧藏而我不
得摠持羸瘦者為自悔所行飲食不
通是故血肉燋小形體色變者如樹
葉萎黃欲落筋脈悉現者無肉血
故筋脈悉現心亦蔽塞者心孔悉閉
也羞恥低頭者於清淨行自觀不善
而生羞恥時諸比丘各出房前遊戲
見須提那羸瘦而問先面貌烋滿者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十六丈　如

身體美滿手足平正肥壯今何以羸

見須提那羸瘦而問先面貌悅滿者

身體美滿手足平正肥壯今何以羸
瘦諸比丘語須提那汝於梵行中何
所憂恨為不樂出家耶須提那答諸
長老我於梵行非不樂於清淨法懃
心修治為我已作惡法故已作惡者
已得惡法恒在眼前見諸比丘語須
提那言汝所作足可狐疑問曰何謂
狐疑答曰於清淨法中為不淨行故
而生狐疑不得修梵行於是諸比丘
作方便擇須提那意而作是言不亦
長老佛以種種方便說離欲者所
以佛為一切眾生於三界中說五欲法
皆令離欲不使得合語異而義同說
法令愛盡者令至涅槃不住三界是
故不令愛佛已如是說欲令分別不
共汝今而合者佛說離不淨行而汝
與故二作不淨行此義易解佛種種
說法令離迷惑者佛所以為眾生說
法令除迷惑斷渴愛者所以一切眾
生渴於五欲佛說法令眾生斷除渴
愛故斷種者佛說法令斷三界種愛
盡涅槃愛者三界愛欲眾生所以不
得出為愛欲所纏縛盡者滅為愛盡

而得涅槃者三界中四生五道七識

得出為愛欲所纒縛盡者滅為愛盡

而得涅槃者三界中四生五道七識
住九衆生居從此至彼從彼還此猶
如縱繡衣孔更相貫穿纒縛不解愛
即纒縛盡即滅也愛盡者即涅槃也
又涅槃者涅者言不槃者言織謂不
織義佛說除欲者五塵欲煩惱欲皆
悉令除知欲者一切諸欲應一一知
已而調伏之是名為知渴欲者於諸
欲中極求欲思欲者有所思與欲共
思煩悶欲者於五欲中思未得而生
煩悶此說皆道諦所說前句說世間
法後句說出世間法長老是不信人不
信令信者為作惡法故未信心人不
得令信長老信心者更迴轉其心迴
轉心者於法中信心而生悔恨若人
以道信心辟如須弥山四方風搖不
能轉動此信心者亦復如是是故律
本所說有人如此無人如此時諸比
丘以事白世尊諸比丘以須提那所
作惡法而白佛令知心不希佛獨譽
已亦不令佛賤薄遣須提那出於清淨
法中又不以此惡法鬪乱故但依實
理而言諸比丘各自念言垢法已起

白世尊言今垢法已起願為聲聞弟

法中文不以此惡法聞者故作依實
理而言諸比丘各自念言垢法已起

白世尊言今垢法已起願為聲聞弟
子結戒以此因緣集比丘僧者以須
提那所行惡過聖人法是故集比丘
僧佛即賤薄須提那者若人作惡法
應薄賤如來即薄賤有人能持戒精
進者應讚嘆如來即讚嘆如此善惡
行者佛不覆蔵如須提那者應薄賤
是故律本所說應薄賤如來以慈悲
心薄賤佛言汝癡人空無所有癡者
應作而不作不應作而作不順從作
即不淨以不淨故即非沙門法佛問
以何因緣作如此事佛言我說離欲
一一如前說佛見須提那已作惡法
以慈悲之心而言癡人辟如慈父母
見子作惡亦呵罵其子癡人何以作
如此事是故律本所說癡人汝可以
男根内毒虵口勿内女根中毒虵口
者若人單毒虵口内即爛壞此死為
善若人以男根内女根中者死入地
獄無有出期寧可以男根内蝮虵口
亦復如是一人即爛為此命終不墮
地獄若内女根中輪轉地獄寧以男
根置大火聚中不内女根何以故癡

人若火聚置者或死或不死若死者

根置大火聚中不內女根何以故癡
人若火聚置者或死或不死若死者
現身斃小受苦不為此因緣墮地獄
受大苦痛不善諸法者惡人法山野
人法者於山野中人法大罪者大煩
惱未求法者作非法竟然後用求故
名未求於靜處者唯有二人可作不
淨行一切惡法為初問曰佛何以作
是言答曰於清淨法中而須提那作
垢故名須提那於淨法中最初犯垢
如來以種種方便者種種薄賤此人
難養者於覆藏法自不能護其身是
名難養不知足者為住於覆藏處故
名不知足若得珎寶如須弥山亦不
稱意故名不知足說身聚集一處者
共集一處而相讚嘆或煩惱讚嘆懶
惰者有八所作悉具足如來方便讚
嘆少欲知足易養易長少欲者無慳
貪心若於一供養隨其所得若持易
養者能制六情不隨六塵是名易養
易長者於四供養知量知足是名易
長若麁若細趣得而受為少欲故即
是知足淨者為少欲知足是名淨已
淨故不染塵垢即是抖擻因抖擻塵

垢是名端正又言三業俱淨棄除三

淨故不染塵垢即是抖擻因抖擻塵
善見毘婆沙律卷第六　第十九　如
垢是名端正又言三業俱淨棄除三
不善業無人毀呰是名端正不聚者
身覆蔵煩惱令開發使分散是名不
聚以不聚故即勇猛精進佛為諸比
丘制戒善者能信受隨應比丘何以
故若少欲知足人者即能受持是故
佛為說戒本如五色華次第貫穿亦
如七寶珠貫之次第令世後世說令
恐怖若人樂學者住於學地而得阿
羅漢或得斯陁含阿那含須陁洹若
無因緣者亦得生天若佛說長阿含
短阿含善者能信受戒者學地何謂
為學地荅曰禪定三昧法何謂為學
地因十法因十法故而為結戒令衆
僧安隱安隱者不傾危若人能受如
来所說禁戒者當来世極大安樂是
名安隱佛言若人受我語者我為結
戒若人不受我語我不說戒但說根
本因緣亦不強伏是故律本所說因
十法故令衆僧安樂此作不得罪此
作得罪此時應作此時不應作為樂
學故莫令孤疑是故律本所說慚愧
比丘不言制不慚愧比丘以此法故令
善見毘婆沙律卷第六　第廿丈　姑
慚愧得安樂何以故不慚愧比丘不得

比丘不言制不慚愧比丘以此法故令
慚愧得安樂何以故不慚愧比丘不得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廿丈　姑
入衆集僧布薩自恣慚愧比丘得安
樂何以故得聞禪定三昧不慚愧比
丘不得尊嬈故律本說慚愧比丘得
安樂斷令世惱漏故令世惱漏者爲
不覆五情即於今身作淨行或人捉
或打或煞或自悔過如是種種苦惱
斷令得度脫制不慚愧比丘不慚愧
者破戒又言已作不善法故而不著
恥如此人佛制之若如來制已作惡
法反問他人見我何所作何所聞我
得何罪如是惱乱衆僧者結戒者衆
僧以眡居法呵責破戒比丘不得動
轉是故律本說制不慚愧比丘慚愧
者得安樂住若有慚愧樂學法戒此
應作此不應作斷滅未來漏者爲不
斷五情故而行惡法後身墮地獄中
受諸種種苦毒非直一受而已輪轉
在中無央數劫如來爲此說戒斷此
因緣未信心者令信如來所以結戒
若善比丘隨順戒律威儀具足若未
信心見之即生信心而作是言此沙
門釋家種子懃心精進難作能作所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　第十二丈　姑
作極重見如是作已而生信心若外

門〻釋家種子懃心精進難作能作所
作極重見如是作已而生信心若外
道見毗尼藏而作是言佛諸比丘亦
有園隨如我無異而生敬心是故律
本所說未信令信已信者令增長若
有信心出家隨禁戒所說人見所行
甚為恭敬又言云何盡形壽日止一
食而修梵行護持禁戒見如是已信
心增長見是故律本所說已信者令增
長令正法久住者正法有三種何謂
為三一者學正法久住二者信受正
法久住三者得道正法久住問曰何
謂學正法久住答曰學三藏一切久
住佛所說是名正法於三藏中十二
頭陀十四威儀八十二大威儀戒禪
定三昧是名信受正法久住四沙門
道果及涅槃者是名得道正法久住
如來結戒故令比丘隨順者隨順者
具足而得聖利是故學為初正法久
住為愛重律者有結戒故覆藏毗尼
棄捨毗尼調直毗尼結戒毗尼此四
毗尼極為愛重是故律本所說愛重
毗尼藏法師曰以一切語句若初中
後句汝自當知於戒中罪福比丘應
學是故律本說佛語諸比丘汝當說

後句汝自當知於戒中罪福比丘應
善見曰從初至律本竟　言如
學是故律本說佛語諸比丘汝當說
戒問曰此語云何佛語比丘我已結
戒汝當說當持當學當教餘人作如
是說若比丘行婬欲法得波羅夷罪
不得共住如是斷根法堅固作已初
結波羅夷為欲隨結獼猴今說其根
本如是佛以為聲聞弟子結戒是故
律本所說為諸比丘結戒初結品竟
法師曰若句義難解者我今當說尒
時有一比丘此句義易解以飲食誘
獼猴者是時大林中多諸比丘行慈
悲心為慈悲故多畜生無所畏麞鹿
獼猴孔雀翡翠鴈雉諸雜禽獸於禪
房前逐行遊戲是時有一比丘於獼
猴群有一雌獼猴形狀肥壯可愛此
比丘以飲食誘共行不淨法是比丘
行不淨法遊行觀看房舍者諸比
丘從餘國来問訊世尊因而往到此
是時比丘早朝得阿揵多食漢言客比丘食食
竟而作是念我等宜往觀諸比丘房
舍是故律本言往觀房舍往至諸比
丘所是獼猴先與一比丘作不淨行
獼猴見諸比丘来意謂諸比丘悉如

先比丘無異即往到諸比丘所而以

欲心行調如先所共行婬比丘無異
到已便以欲根向諸比丘現其婬相
舉尾現示待恐諸比丘皆有婬意于
久不見便自作其婬形狀亦諸比丘
比丘知獼猴欲為婬事諸比丘言我等
可在屏處伺乞食道人還當見其所
行定是長老定者實不虛如劫盜人
具取其藏不敢隱藏實為長老不作
如此耶女人欲根畜生女根不異佛
所結戒皆為此事人女見者若見若
捉若摩所為不淨行者畜生女亦如
是一切作悉是惡法汝長老汝以此
方便而作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罪
不應共住若共畜生女以作不淨行
亦言成波羅夷罪法師曰隨結令得
堅固戒有二法一者世間自然罪二
者違聖人語得罪若心崇於惡法者
即是世間自然罪法餘者如來所結
戒罪於世法隨制以斷結令堅固唯
除夢中於夢中不犯制中隨結無性
罪展轉食別衆食無性罪隨結不犯

如是世間法如是如来以為諸比丘隨
結戒已獼猴品竟

罪展轉食別衆食無性罪隨結不犯
如是世間法如是如来以為諸比丘隨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六　第廿六丈　始
結戒已獮猴品竟
令起餘法悉是因於闍子而起如調
達得拔闍子部黨而破和合僧此是
拔闍子起又佛涅槃後一百歲而作非
法非毗尼非佛教皆是拔闍子起如
律本所說佛已結戒竟拔闍子恣食
飽眠已而生欲意又不捨戒行婬欲法
而後眷屬壞敗壞敗者各迸散為王
所罰或死亡別離是名眷屬壞敗或
病者逼迫病者身體羸損以羸損故
而生大苦大德阿難我等非毀謗如
来者不說如来罪不誹謗法不毀衆
僧我輩自毀身無福德無威風今當
修持正法者三十八觀法我等輩次
第而觀菩提法者此是阿羅漢道慧
因修集者令增長我等而住者棄捨
白衣所住往清淨處無所餘作阿難
荅言善哉是時阿難不知他心但聞
發大誓言若得如是極為大善是故
阿難荅言善哉無有是處此語斷若
應果者即言有處以無果故而無是
處是故佛荅阿難無有是處如来已
觀拔闍子等無有因縁若佛與拔闍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六　第廿七丈　始
子等具足戒者此等已得波羅夷罪

覩拔闍子等無有因緣若佛與拔闍

子等具足戒者此等已得波羅夷罪
不應共住是故律本所說無有是處
若至莫與具足戒若衆僧與具足戒
者非清淨法不成沙門於沙弥地而
住若住沙弥地者尊重正法所修而
得佛以憐愍此等故不與具足戒亦
與具足戒何以故為不破戒故於清
淨法中恭敬尊重此有因不久得道
是故律本說若出家者與具足戒不
與具足戒此三法已具如來為欲結
戒告諸比丘汝當如是說戒若比丘
不應共住法師曰此律本已具我今
當分別說若者者揔名不屬一人法師
曰於戒句中於戒本中於問難中若
欲知者有四跋尼應當知諸大德有
神通者抄出令人知尒時集衆時問
曰何謂為四一者本二者隨本三者
法師語四者自意問曰何謂為本一
切律藏是名本何謂隨本四大處名
為隨本佛告諸比丘我說不淨而不
制然此隨入不淨於淨不入是名不
淨佛告諸比丘我說不淨而不制然
此隨入淨是名淨佛告諸比丘我說

聽淨然此隨入不淨於淨不入此於

漢佛告諸比丘我說
此隨入淨是名淨佛告諸比丘我說
聽淨然此隨入不淨於淨不入此於

汝輩不淨佛告諸比丘我說聽淨然
此隨入淨於汝輩淨是名四大處問
曰何謂法師語答曰集眾五百阿羅
漢時佛先說本五百阿羅漢廣分別
深通是名法師語問曰何謂自意答
曰置本置隨本置法師語以意度用方
便度以修多羅廣說以阿毗曇廣說
以毗尼廣說以法師語者是名自意
又問此義云何莫輙取而行應先觀
根本已次觀句義二分別共相度量
後觀法師語若與文句等者而取若
觀不等莫取是名自意從自意者
法師語堅強法師語應觀隨本文句
俱等應當取若文句不等勿取從法
師語隨本堅強若觀隨本文義等者
應當取若不等莫取從隨本本皆
強堅不可動搖如衆僧羯磨亦如佛
在世無異法師曰若觀隨本不能自
了者應觀修多羅本義跡俱等者取
法師曰有二比丘共相詰問一比丘
言淨第二比丘言不淨更觀本及隨
本若本與隨本言淨者善若言不淨

莫取若一比丘觀本已淨又文義證

本若本與隨本言淨者善若言不淨

莫取若一比丘觀本已淨又文義證
多第二比丘文義㝡少應從第一比
丘語法師曰若二比丘文義俱等者
應反覆思惟籌量義本應可取不
可取此是學四種毗尼人若律師者
有三法者然後成就問曰何謂為三
荅曰一者於本諷誦通利句義辯習
文字不忘此是一法第二者於律本
中堅持不雜三者從師次第受持不
令忘失問曰何謂為本荅曰一切毗
尼藏是名為本諷誦通利者若有人
不以次第句問不假思慮隨問能荅
句義辯習者律本句義善能分別義
及義跡皆悉能解堅持不雜者有慙
愧意是名堅持若無慙愧人雖多文
解義欲重供養不依法律是法中棘
刺何以故亦能破和合僧亦能惱僧
有慙愧者於戒中恒生慙愧乃可沒
命不為供養而破正法緣有慙愧者
而有戒律不雜者於文句中不相雜
乱若有人問者次第而荅若若顛倒律
本義及義跡而荅辭如人行刺棘中
難可得度若有人以此理問者乃以

彼語而荅若能辯者有所問難隨問

難可得度若有人以此理問者乃以

彼語而荅若能辯者有所問難隨問
而荅無有脫落如以金椀請師子膏
不得漏失故名不雜次第從師受持
不忘者優波離從如来受隨寫俱從
優波離受須提那俱從隨寫俱受巻
伽婆從須提那俱受目揵連子帝須從
巻伽婆受又悔陁跋受如是師師相
承乃至于今若知如是者是名堅固
受持若不能得次第盡知師名者故
當知一二名字也若能具足善三法
者是名律師若是律師衆僧集判
諸諍事律師於中先觀六事安詳而
荅問曰何謂為六荅曰一者觀處二
者觀本三者觀文句四者觀三段五
者觀中間罪六者觀無罪問曰何謂
為觀處荅曰若草若樹葉應覆身而
来若不覆身倮形入寺者得突吉羅
如是觀罪相已即取律本為證而滅
諍法是名觀處觀本者問曰何謂為
觀本荅曰若故妄語得波夜提罪如
是五篇罪於五篇中可二觀罪性即
取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觀本何謂觀
文句身未壊者得偸蘭遮如是七聚

罪相可一一觀罪性即取本為證而
滅諍法是名各觀文句何謂三僧伽
婆尸沙有三䟦波夜提有三䟦於三
䟦中觀即取本為證而滅諍法何謂
為觀中間罪答曰舉火𢏳得突吉羅
罪如是戒本中觀中間罪取本為證
而滅諍法是名為觀中間罪何謂無
罪不受樂無盜心無煞心無妄語意
無出心不故作不知如是一一無罪
相觀以本為證而滅諍法若比丘知
四䟦足法又善三法觀六事已成滅
法若比丘滅法不俱迴轉如佛在世
無異若比丘犯制戒即往律師自有
狐疑而便問言此事云何律師先善
觀若有罪答言有罪無罪者應答言
無罪可懺悔者語令懺悔應與何淨
呵擯者答言與若不與當言不與見
波羅夷罪相莫道言汝得波羅夷向以
故初波羅夷婬欲空誑妄語其相易
現煞盜二戒其相難知因細細而得從
細而解是故莫向狐疑人道汝得波
羅夷罪若有師者答言汝今可往諮
問汝師即便遣去仍往到律師所師

而問言此罪云何若此律師觀其罪

問汝師即便遣去仍往到律所師

而問言此罪云何若此律師觀其罪
相可治此比丘得律律師語已即還報
律師言可治律師言善哉隨語而作
若無師者教問同學同學若荅言可
治還報律師律師荅言善哉若無同
學欲問弟子弟子又荅言可治還報

律師律師言善哉隨語而作若弟子
見有罪相莫作是言汝得波羅夷罪
何以故法師曰佛出世難得出家亦難
得受具足戒甚難語已律師即淨掃
灑房舍令狐疑比丘晝日坐坐已即
與三十禪法令其自觀若戒無病觀
者禪法即現威儀貫通心便入定坐
在定中若過一日亦不覺知到曉律
師往至其所而問言長老心意云何
荅言大德我心意唯有定耳律師又
言長老出家人甚難於沙門法慎勿
懈怠皆應修學若破戒者入禪心即
不定如坐棘刺何以故為悔過火所
燒亦如坐熱石上不得安定而復起
去若律師往到其所而言長老心意
云何為定與不荅言不定律師言人
於世間為罪行不可覆藏初作時護

身善神先應觀知又沙門婆羅門略
知人心長老汝可責宜覓安止處曰

何以故答曰佛出世難得出家亦難
得受具足戒甚難語已律師即淨掃
灑房舍令狐疑比丘晝日坐坐已即
與三十禪法令其自觀若戒無病觀
者禪法即現威儀貫通心便入定坐
在定中若過一日亦不覺知到瞋律
師往至其所而問言長老心意云何
荅言大德我心意唯有定耳律師又
言長老出家人甚難於沙門法慎勿
懈怠皆應修學若破戒者入禪心即
不定如坐蘇剌何以故為悔過火所
燒亦如坐熱石上不得安定而復起
去若律師往到其所而言長老心意
云何為定與不定荅言不定律師言人
於世間為罪行不可覆藏初作時護
身善神先應覲知又沙門婆羅門略
知人心長老汝可隨宜覓安上處四
種毗尼及律師三法竟品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六